



悦读 滨州

文苑 影像 史志



下载品质滨州
畅享品质生活

鲁北晚报

07-12

2024.11.6 星期三
责编:曹玉

邮箱:sdlbwb@163.com

袭人「袭」黛玉



将《红楼梦》翻译成蒙古文的清代蒙古族文学家哈斯宝,在谈到袭人时,认为她同薛宝钗“两奸相党,一对斧头砍枯林,可怜潇湘如何受得”!这里说的“枯林”和“潇湘”自是指林黛玉。

那么,袭人都对黛玉做了些什么,引得哈斯宝对她如此反感?

我们先看袭人在史湘云面前都说过黛玉什么话?

第三十二回有两处。先是湘云和袭人说起,她给宝玉做的扇子套被人较了。袭人便说这扇子套是被林黛玉赌气较的。当然,袭人没有说明黛玉是不是知道这扇子套是湘云亲手做的,只说宝玉“不知怎么又惹恼了林姑娘”。即便这样,也把湘云气得不行,忿忿地说:“她既会剪,就叫她做。”袭人却又说:“她可不做呢。饶这么着,老太太还怕她劳碌着了。大夫又说好生静养才好,谁还烦她做?旧年好一年的工夫,做了个香袋儿;今年半年,还没见拿针线呢。”

接着,因为湘云劝宝玉“也该常常的会会这些为官做宰的人们,谈谈讲讲些仕途经济的学问”,引得宝玉不快,场面一时难堪。又是袭人打圆场,说上回宝钗也是跟宝

玉说了几句类似的话,宝玉抬腿就走,把宝钗晾在这里,羞得脸通红。本来话说到这里,让湘云下来台阶,就够了。袭人偏又来句“神补刀”,说:“幸而是宝姑娘,那要是林姑娘,不知又闹到怎么样,哭的怎么样呢。”

这种“谈笑间,让黛玉躺枪”的把戏,我们看着好眼熟。哦,记起来了,就在前面第二十七回“滴翠亭”的故事中,宝钗那“急中生智”的表演,竟跟袭人像是一个师傅教出来的。怪不得人都说“晴为黛影,袭为钗副”。

但是,在男孩子一般性格的史大姑娘那里,袭人这点儿嚼舌头根子的小把戏,打不起定盘星来。日久见人心。后来,大观园里跟林黛玉最相知相惜的挚友,不是别人,正是湘云!白费了袭人一番拨弄。

一袭不成,还有更猛烈更致命的再袭。

三十四回,宝玉挨打后,袭人借王夫人问讯挨打原因这种敏感时刻,又给黛玉上了眼药:

“如今二爷也大了,里头姑娘们也大了,况且林姑娘、宝姑娘又是两姨姑表姊妹,虽说是姊妹们,到底是男女之分,日夜一处起坐不

方便,由不得叫人悬心……”

偏把年龄小的“林姑娘”,摆在年龄大的“宝姑娘”前面来说事儿。她可是王夫人安插在大观园的眼线啊!王夫人内心对黛玉的印象,不就这么一点一滴地形成了吗?

也是清代一位红学家叫涂瀛的曾说:袭人,蛇蝎之,不可交也!

正呼应了宝钗在滴翠亭边“随口”对小红、坠儿说的,让黛玉“遇见蛇,咬一口也罢了”的那句“玩笑话”。

可是,袭人,这个古怪名字,是后来宝玉起的。她在贾母身边时,本叫“珍珠”。我们看她在林黛玉刚进贾府时,对黛玉是很实在很亲热的,原本是个单纯和善、柔顺忍让的女孩儿。正是宝玉说的,是颗“无价之宝珠”。

我们不由得感慨和哀叹:她的逐渐变化,以致由一颗珍珠渐渐成为暗戳戳“袭人”伤人的“死珠”“鱼眼睛”,终于成为宝玉在《芙蓉女儿诔》中痛骂的那类“邪恶的奴才”,实在是拜贾府这个“一个个乌眼鸡似的,恨不得你吃了我,我吃了你”的勾心斗角的大环境所赐。

（“悦听·滨州”——钱杰说红楼 朗诵:董丛丛）

两处「是时候了」



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中,各有一处关于“是时候了”的语言描写,相映成趣。

第十一回,凤姐点戏。原文是:

凤姐儿立起身来答应了一声,方接过戏单,从头一看,点了一出《还魂》,一出《弹词》,递过戏单去说:“现在唱的这《双官诔》,唱完了,再唱这两出,也就是时候了。”

曹雪芹笔下《红楼梦》中几次描写的“点戏”情节,都反复暗示着这个豪门大族由兴而盛、由盛及衰的宿命。这十一回提到的“凤姐点戏”,只是开个头。

正在唱的《双官诔》,说的是家族“由兴而盛”。凤姐点的《还魂》,是汤显祖著《牡丹亭》中的一出。点的又一出《弹词》,来自清初洪昇著《长生殿》,唱的是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悲欢离合及唐王朝的盛衰陈迹。

她点的这两出,都不带什么好

兆头。唱了《还魂》不久,第十三回,秦可卿就死了。虽未“还魂”,却给她“托梦”了。

而《长生殿》,在第十七至十八回,元妃省亲时,又点了其中的一出《乞巧》。脂砚斋曾评批元妃点的四处戏:《豪宴》“伏贾家之败”;《乞巧》伏“元妃之死”;《仙缘》伏“甄宝玉送玉”;《离魂》“伏黛玉死”。“所点之戏剧伏四事,乃通部书之大过节、大关键”。

到第二十九回,曹雪芹又借“点戏”对贾府和主要人物结局做了一次“皴染”:贾珍在神前拈了戏,头一本是《白蛇记》,演刘邦斩蛇起义的故事,这是“兴”;第二本《满床笏》,演唐朝郭子仪“七子八婿,富贵寿考”的故事,自然是“盛”;第三本,却是《南柯梦》,万境归“空”了。贾母听得戏码如此安排法,半天没言语,说了句“神佛要这样,也只得罢了”。

则凤姐在十一回里所云待唱

完了《双官诔》,“再唱这两出”即《还魂》《弹词》,可不“也就是时候了”——贾家的“豪宴”“满床笏”唱罢,好日子也就该谢幕、“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”了。

无独有偶,续书第九十六回,又出现一处“是时候了”。黛玉终于知道了她和宝玉的“木石前盟”到底敌不过“金玉良缘”,于是——

瞅着宝玉只管笑,只管点头儿。紫鹃又催道:“姑娘回家去歇歇罢。”黛玉道:“可不是,我这就是回去的时候儿了。”说着,便回身笑着出来了,仍旧不用丫头们搀扶,自己却走得比往常飞快。

两个人含着辛酸血泪,对坐傻笑。这段宝黛最后一次相见的描写,是极其出色的经典中的经典。

到了黛玉“回去的时候”,贾家的好戏也唱到时候了。

（“悦听·滨州”——钱杰说红楼 朗诵:孙鲁梅）

红楼牵手聊斋



山东大学马瑞芳教授曾提出《红楼梦》和《聊斋志异》之间是否有继承关系的课题。曹雪芹诞生于康熙五十四年即1715年江宁织造府的钟鸣鼎食之家,这一年正月二十二酉时,蒲松龄倚窗危坐而卒于淄川的茅屋陋室。曹雪芹有没有看过《聊斋志异》,值得深入考证。而通过文本对照考察则发现,“红楼”对“聊斋”有多方面承传。

比如:贾璉丢九龙珮勾引尤二姐的细节,是学《聊斋志异》王桂庵丢金钏给芸娘的桥段;甄、贾宝玉似学“聊斋”真假阿绣;甄宝玉挨打时喊“姐姐”“妹妹”解疼,是学“聊斋”娇娜为孔生开刀治疗肿块时,孔生“贪近娇姿”,不仅不觉得疼痛,还希望女孩儿慢慢割,才好跟人家多待一会儿;“聊斋”里崂山下清宫的牡丹花神香玉,靠黄生的浇灌,得以复活,正似绛珠仙草受神

瑛侍者灌溉之惠——不过黄生浇花用的是人间中药泡的水,神瑛侍者浇草用的是天河甘露。等等。

还有,就是林黛玉那“草胎木质”动植物特点附着人身体的细节描写,在“聊斋”中亦早多有类似表述。

如《素秋》写书中蠹虫化美女。蒲松龄把蠹虫的外貌特点转化到人物身上,说素秋“肌肤莹澈,粉玉无其白也”。肌肤莹澈白皙是美女皮肤的特点,实际也是书中蠹虫的样子。

《葛巾》写常大用爱上了牡丹花神变化的美女葛巾。姑娘美丽雍容、“官装艳绝”,遍体异香、“无气不馥”,正是牡丹花的特点。常大用发现葛巾房间里“并无香奁”,这个细节更是神来之笔——寻常女子需要化妆品,而花神姑娘当然不需要。

香獐精“花姑子”为安生按摩太阳穴,用体香给他治病,安生觉得一股奇异的麝香钻进脑袋、沁入骨髓,严重的相思病很快痊愈;《阿英》里小鸚鵡修炼成美少女阿英,兼具女孩和鸚鵡都有的娇婉善言的特质……

难怪马瑞芳教授感慨地说,一死一生在同一年的两位伟大的文学家,似乎在进行着中国小说接力赛,蒲松龄矗立起古代短篇小说的艺术高峰,曹雪芹则矗立起长篇小说的巅峰。说曹雪芹传承蒲松龄、借鉴“聊斋”,一点儿也不会贬低曹雪芹,更不会贬低《红楼梦》。中国文化奔腾向前,高潮迭起,代有人才。哪一个天才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,总是站在前人、巨人的肩膀上,才会取得更大的成就。

（“悦听·滨州”——钱杰说红楼 朗诵:任媛）

《红楼牵手聊斋》

一死一生在同一年的两位伟大的文学家,似乎在进行着中国小说接力赛——到了黛玉“回去的时候儿”,贾家的好戏也唱到时候了——《两处「是时候了」》——一袭不成,还有更猛烈更致命的再袭——袭人「袭」黛玉

钱眼红
QIANYAN
GUANHONG